

儒流

冯毅之



儒角

冯毅之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淄 流

冯毅之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.875印张 6插页 152千字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

书号 10099·1349 定价 0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冯毅之同志的第三个短篇小说集。共收入短篇小说九篇，大部分曾在报刊上发表过。

作品全部是反映抗日战争初期，山东淄河流域我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生活的。当时，作者是该地区四县办事处负责人。戎马倥偬，转战南北，他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，记录了这些可歌可泣的生活事实。

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语言朴素，具有敦厚的艺术风格。

目 次

入伍之前.....	1
碧血千秋.....	64
向木兰.....	94
逢凶化吉.....	114
溜流滔滔.....	134
流氓司令.....	159
难逃法网.....	179
奇袭玉皇峰.....	193
雪.....	203
后 记.....	214



人 伍 之 前

—

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，离家五年的杨明山回到了家乡。

田地里所有的庄稼都已成熟收割，原野显得格外空阔。路旁的落叶被秋风吹动，在眼前蝴蝶似的飞舞。远处山林的红叶，一片片象盛开的红花。

杨明山是个刚够三十岁的青年，长期的流浪生活，饥寒交迫的日子，使他憔悴瘦削、皱纹满面。他身上已被汗水浸透，仍然加快脚步前进。在火车上他虽然没吃什么东西，却既不感到饥饿，也不感到疲倦。离家越近，那山林农舍就越亲切熟悉，心情就愈激动。

五年前，他是拒捕侥幸逃走的。五年，他没给家中写过一封信，家中人怎么样了？他们一定在时刻想念他吧？他们也许听到一些不幸的传说而为他忧伤、哭泣吧？

杨明山重返家乡，心中充满新生、希望和光明。他是根据

党的指示回乡工作的：脱下长衫，到农村中去，组织工人农民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，抵抗日寇的侵略，驱逐日寇出中国！他记着党号召抗战的宣言：“全国同胞们！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抵抗，才是我们的出路！”革命风暴到来了，他感到精力充沛、力量无穷。

终于到家了。他抑制住火热的感情，静悄悄地进了家门。满院静寂，没一个人影。两只小猪在东墙的斜阳里一动不动，象是睡了。几只鸡飞到木架上，向他瞪着惊异的眼睛。

他悄悄走进屋里，母亲正在烧火做晚饭。她的头发全白了！脸上的皱纹象干枯的老树皮。

杨明山颤声地喊了声：“妈！”

母亲放下了手中的柴草，用破衣袖擦擦眼。她的眼病似乎更重了，红肿得看不清人了。

“妈！是我回家来了！”

杨明山看到母亲衰老、病弱的样子，一阵心酸，几乎流下泪来。他急忙控制住自己，蹲下，轻轻地握住母亲的手，她那手，也象干枯的老树枝。

母亲用力睁开又红又烂的两眼，看了看儿子，她的手颤动着，脸上的皱纹也颤动着，眼泪立即流满了两腮。

“孩子，是你呀！”她的话音是悲泣的，那积满泪水的眼角却带着微笑。她又埋怨说：“多少年啊！连个信也不写来家。”

“我不能写，怕给家里惹事。”

“区里的人说，你跑到济南，就给抓起来下了大狱。你看，妈的眼都哭瞎了。”

“妈，信那谣言干啥？一咒十年旺，越咒越旺兴。你看，我

这不又好好地回家来了吗？不少胳膊，不少腿，身子骨棒棒的。你还不该高兴？”杨明山从母亲膝前站起来，抖抖身子，挥挥手表示自己的健康，想打破这凄楚郁闷的气氛。

“多么大了，还这么孩子气？”母亲笑了。

母亲擦干了泪，忽然有了精神，说：“我也不信那些话。咱家祖宗三代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菩萨哪能不保佑你呢？”

“妈，你还是那么迷信。”

她不辩解。动手收拾屋里杂乱的用具和柴草，用破布拭去桌椅上的灰尘，说道：“你看，这是过的啥日子？还象个人家样吗？走了半天路，你准累了，炕上躺一躺，妈给你做饭。”

她忙这忙那，不但有了精神，也象变年青了。

杨明山坐在炕沿上，感到两腿酸痛，疲倦得很。他看看屋里的破烂用具、空空的粮屯、又旧又破的席褥，明白家中这几年的生活更不如从前了。他问道：“爹和大哥哪去了？”

“你爹下地还没来家；你大哥到外庄打铁去了。”

“我大哥成了铁匠了？”

“这几年老天爷不收成，县里、区里，这税、那捐又没个完。老百姓没法过了。你爹老了，腿又有毛病，一年不如一年，不叫你大哥学点手艺，一家好几口，怎么吃饭？”母亲说着，端来半碗开水，说：“你准渴了，先喝点开水。”

杨明山刚接过碗来，他嫂子端了一簸箕谷糠走进屋来。一见杨明山，楞了一下，又惊又喜地说：“哎呀！他二叔，你回来了！”

她放下簸箕，拿起扫帚，边扫身上的糠灰，边说：“整整五年了，不回家，也不写个信来，可把家里人急死了。咱妈想你，眼都哭瞎了。你大哥也白黑念叨你。”

杨明山刚要说话，就看到他爹跛着腿走进屋来。他头发胡须全白了，腰也有点弯曲。他看到儿子并不兴奋，平静地说：“我在街上就听说你回来了。从哪来？”

“从济南，爹！你的腿是怎么的？”

爹没回答，嫂子急忙说：“你跑的那天夜里，那个狠心的狗区长就到咱们的亲戚家去搜人，没搜到，第二天就把咱爹绑到区上去了。化了钱，挨了打，还落了个残腿。”

看到爹年迈体残、忧愁悲伤的样子，杨明山心情很不好过，但也想不出适当的话安慰老人。彼此无语，屋里特别沉静。

还是嫂子打破了沉闷，关心地问：“他二叔，这次回来，你还走吗？”

“不走了，永远不走了。”

“那可好了。谢天谢地。”

天黑了。母亲点上了油灯，莹莹灯火闪烁着微光。杨明山这几年在电灯下过惯了，这小油灯使他觉得昏暗无光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母亲拿了饭来，饭还没吃完，庄邻乡亲，男女老少，听到他回家的消息，都跑来看他。凳上、椅上、炕沿上都坐满了人，还有人没地方坐，站在地上。

乡亲们关心地问长问短。有的说：他老相多了。有的说：他瘦了。有的问：这几年在外边怎么过的？有的问：在外想家、想爹妈吗？说着说着，便扯到了国家和日本人的事，提出了许多疑问：日本鬼是啥样子呢？是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？中国人和他们有啥仇？为啥要来杀害中国人？提到国民党、蒋介石，没有一个不气愤的。他们说：那些带兵、当官的对老百姓那么凶神恶煞，怎么见了日本鬼就叩头作揖？蒋介石、韩复

架向老百姓要了那么多钱，养了那么多兵，买了那么多飞机、大炮，怎么连个小日本都打不了？

杨明山热情地解释着各种问题，用最通俗的语言说明抗战的局势和老百姓的出路。没想到刚回家，抗战的工作就这么自然地开始了。

二

五年前，杨明山师范毕业，留本校附小当教员。他是有正义感的青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参加救亡活动，游行请愿，贴标语、散发传单……结果被学校以莫须有的罪名辞退了。

失业给杨明山一个沉重打击。中国土地虽广大，却没有他容身的地方，走投无路，只好回乡。

他家是自耕农。家里人省吃俭用供他求学，盼他毕业后赚钱养家。父亲一见儿子失业回家，又失望、又气愤，非但不同情他，还用刺耳的话责备他。

他回家后就和父亲、大哥一起下地干活。看到他早出晚归、辛勤劳动，乡亲们称赞：“这孩子真不孬，能文能武，能进能退，他爹妈好福气！”

农民们，尤其青年农民，认为他在大地方念过书，知多见广，都愿同他交谈，问他许多不理解的问题。他都耐心地说明解释，还根据大家提议办了个农民夜校，课本是自编的，不但教大家读书识字，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

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有一天，杨明山吃过午饭，拿起镰刀，要到坡里割豆子。走出家门，就遇到区公所的一个士兵，说：“杨先生在家，区

长来看望你了。”

赵区长是杨明山的小学同学。杨明山到镇上赶集时，为了看报纸，常到区公所坐坐。赵区长待他和善、客气，不象对一般农民那样装腔作势、粗暴蛮横。区上的士兵对他也另眼看待。

杨明山的村是秋林村，离城七十余里，山路崎岖、交通不便，城里的情况半点不知。赵区长突然来看他，使他十分奇怪，便问士兵：“赵区长怎么不来家坐坐？”

“区长在村公所有公事，请杨先生到那里去。”

杨明山没想到有什么危险和不幸，放下镰刀，就同士兵向村公所走去。

村公所只有三间北屋，院子很大，一棵槐树遮不过荫来，满院子洒着金黄色的阳光，麻雀在吱吱喳喳地叫着。

赵区长倚着门框吸烟，若有所思。四个士兵背着匣枪站在他身旁。看到杨明山走来，他没象平日那样迎上来说笑、握手，态度不自然地说：“老弟，在家过得好吧？”

杨明山见赵区长忽然摆起架子来，感到很不舒服，冷淡地回答：“还好。谢谢你！”

赵区长不再说什么，脸上显出尴尬的神情，木头似的呆立。平日散漫惯的士兵，在他周围一步也不移动，时而用严肃的眼光互相观望。杨明山起了疑心，他已不相信赵区长是来看他了，忍不住问：“区长，到村里来有公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！是来看你！”赵区长说着，脸上表现出一种虚伪的笑容。

一个士兵问道：“区长，该回去了吧？”

“好！”赵区长把烟头丢到地上，点了点头，两眼盯着杨

明山。那个士兵从腰里摸出了绳子。

事情完全清楚了，杨明山转身就跑，拿绳子的士兵抓住了他的左胳膊，他用右手狠狠地给了那士兵一拳！士兵一个趔趄，杨明山挣脱了他的手。周身的热血沸腾，象烈火在燃烧，求生的欲望鞭策着杨明山，他飞奔如风。

赵区长又气又急又悔恨，喝令士兵：“给我追！”又接着说：“抓不到活的，要死的，开枪打！”

杨明山拚命地奔跑，只听到身后恐怖急剧的脚步声和惊心震耳的枪声。他知道在家无处存身，穿房而过，越过土墙，爬上邻屋，一直跑到一个能隐藏的高墙夹道，才停下来。他的衣服撕破了，胳膊也碰破了，流着鲜血。他喘着粗气，心象要跳出胸口。虎口余生，多么侥幸啊！

赵区长和士兵追进杨家时，杨明山已经翻墙而过。他们找来梯子爬上土墙，已不见杨明山的人影。赵区长气愤地大骂士兵：“真他妈饭桶！连个手无寸铁的人都抓不住，混蛋！”又说：“这是县里的命令，抓不到人没法交代，给我各处搜查！”搞得鸡飞狗叫，人心不安，杨明山仍无踪影。天黑后，赵区长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。

掌灯后，杨明山悄悄地回了家。母亲扑到儿子身上呜咽。杨明山强忍悲痛笑着说：“妈，别难过。我没被抓去枪毙了，你该烧香叩头，感谢你的菩萨才是。”

嫂子问：“是为的啥？吓死人了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杨明山虽然这样说，但心里明白：一定是政府知道他对现实不满又宣传抗日，把他当成共产党了。怎么办？赵区长没抓到人是绝不会罢休的，唯一出路是立即远走高飞。

杨明山逃到了北平，想投奔一位当小学校长的朋友。谁知一听说他的遭遇，那朋友不但恐惧得怕杨明山带来了“瘟疫”，还干脆下了逐客令！

杨明山十分失望和气愤，“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居深山有远亲”。从此再不登那朋友的门。日月如梭，天气渐冷，他身上带的几块钱也花光了。他肚子饿，身上冷，有家难归，举目无亲，象游魂似地徘徊在寒冷的马路上。他自觉连乞丐不如，因为他没有呼叫老爷太太求乞的勇气。他恨死了眼前的社会和统治者，觉得整个社会象个黑暗无边的牢狱，真想变成一颗炸弹，和这个社会同归于尽。

他经常在街头巷尾的小饭摊吃饭，认识了一些洋车夫。一天生，两天熟，和他们成了朋友。他们帮他租个洋车，拉起车来。

他开始拉车真是困难极了。没有经验，时刻有翻车危险；道路不熟，不知往何处去；两条腿没跑惯，一天下来，两脚又红又肿，火烧似的，连上床睡觉都成了困难。但为了生存，杨明山咬着牙坚持下来了。

那些洋车夫是些多么可爱的伙伴！有个小王是个光棍汉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老是乐滋滋地唱小曲儿。有个老杜就和小王相反，整天愁眉苦脸，他有个病老婆和四个孩子，生活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，对人间一肚子气恼不平，开口就牢骚骂人。有个外号叫大炮的老张，说话声音又粗又高，爆仗脾气，一点就着。还有个外号叫无线电的老刘，他没有打听不到的消息，一收车，他就告诉伙伴们种种稀奇古怪的新闻……。两个月后，杨明山拉车有了经验，也不以为苦了。伙伴们对他象兄弟般亲热。拉车收入好时，大家就逛天

桥、进小茶馆、进小戏院、进小饭铺，乐他一天。天下大雨，无法出车时，大家就挤在车棚里谈天说地，讲故事，说笑话，无话不谈。也常谈到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：穷人为什么老是吃不饱、穿不暖？有钱人为什么老是享福？他们的财产是哪里来的？是继承的，那么他祖宗的财产又是从哪来的？杨明山的见解经常受到大家的赞扬。杨明山觉得，生活在劳动人民中，是宣传和组织革命救国的好时机，若有共产党领导，那肯定比学生运动更实际、更有意义。他渴望遇到共产党，但共产党没有机关、没有牌子，党员身上也没记号，到哪去找呢？

希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
一天晚上，杨明山独自把车放在西单市场的一个胡同口。为了招揽坐客，他坐在马路边。这个地方灯火辉煌，人来人往。忽然，他看到稠密拥挤的人群中，飞舞着许多白纸片，象雪花似地闪着白光。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！”

接着，传来了响亮而震动人心的口号声。马路上行人乱成一团，交通断绝了。杨明山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！他兴奋极了，若不是怕丢了车，他早就闯进人群中和他们一齐干了。

不到半小时，跑来一些凶恶的警察。他们吹起惊心的警笛，挥舞着木棒，打人捕人。马路上变得恐怖而紧张。杨明山正在注视着群众与警察搏斗，忽见有个被警察追逐的青年惊恐地跑到了胡同口，气喘吁吁地喊：“洋车！洋车！”

杨明山连忙站起说：“先生，快上车吧！”既没问青年去哪里，也没讲车价。

青年人跳上车，也是既不说去哪，也不讲车价，只是催

促：“快走！越快越好！”

青年人的行动并没使杨明山感到惊奇，象事前约好了似的，他端起车把，飞快地跑去，两腿如车轮旋转，完全忘掉了翻车撞人的危险。他不走大街，专拣幽静、黑暗的小巷……

青年人脱离了险境，心情渐渐平静，才发觉这洋车夫是个奇异的人。他很纳闷：这是个什么人？为什么他能理解自己的处境？为什么他甘冒危险救护自己？拐进一条冷僻的小巷后，青年人非常感激地说：“谢谢大哥，请住下吧！”

杨明山收住车，喘着粗气，用破毛巾揩着脸上、脖子上的汗水。青年人一下车，就热情地握紧了杨明山的手，恳切地说：“谢谢大哥！谢谢大哥！”并从口袋掏出五毛钱，说：“我身上只有五毛钱了，请收下。”

杨明山拒绝了。

“大哥，你嫌少吗？我再没有了。”

“先生，我并不是为的钱。”

青年人觉得更奇怪了。他看看四周：这条狭窄寂静的小巷，没有小贩来往，也看不到行人，只有路灯洒下暗淡的光。他亲切地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贵姓？是那里人？”

“我是山东人，叫杨明山。”

“我也是山东人，咱们是老乡。”

杨明山断定这青年是个革命者，也热情地问：“先生，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王，叫王道生。”

杨明山渴望找到革命组织，眼前这个难得的良机，他怎肯放过呢？他爽快地自我介绍：“王先生，我是个师范毕业生，还教过小学。因为同先生一样参加爱国革命活动，被政府迫害，才

逃到北平来。因为找不到事情，没法生活，才拉了车。”

王道生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杨明山。经过一番紧张 的思考后，他热情地握住杨明山的手，恳切地说：“咱们 交个朋友好吗？”

“我太欢迎了。”

王道生又亲热地问：“你住什么地方？什么时间在家？我明天去看你，咱仔细谈谈好吗？”

杨明山立即告诉了自己的住址，兴奋地说：“明天下午我早收车，在家等你。”

杨明山从此又同革命组织发生了联系，在洋车夫中开展工作。半年后，他成了真正的共产党人。

三

回乡第二天，杨明山很早起床，独自向村外走去。山峰、幽谷、树林、石屋，久别重见，分外感到亲切、愉快。

村边的封山野草繁茂，树木葱葱。这是他童年的乐园。他常同伙伴一起在山上挖野菜，扑蝴蝶，追兔子，捉迷藏，做“对百草”的游戏。触景生情，那些愉快的童年生活又映在眼前。

他踏着乱石野草漫步，秋风清爽，空气鲜甜，山林恬静，黄黄的野菊，红红的牵牛花，鲜艳怡人。他情不自禁地唱起来：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歌声惊起了林中栖息的山鸡，扑拉一声飞向天空，斑斓的翅膀在曙光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彩，呱呱的鸣叫声在山间回响。他爬到山峰时，一轮红日已在东山露面，把几片浮云烧得红彤彤，半边天象着了火。他坐在青石上了望，周围都是一望

无际、连绵不断的山峦，茫茫苍苍，象大海起伏的波涛。广阔无边、险恶深奥的群山，将会是抗日游击战争多么理想的战场啊！

太阳升高了，微风送暖，白霜消融，山谷林间蒸腾着一片薄雾，村庄上空也弥漫了炊烟。杨明山感到肚饿，原路下山。

刚吃过饭，嫂子便急慌慌地跑进门来，说：“东邻刘大公见赵区长来了，他不放心你，叫我来报信，是不是躲一躲？”

“姓赵的来村里干什么？”

“还不是催钱！这税那捐，不知要过多少次了，没完没了。天天说要了钱去打日本，没见打着日本，把老百姓可折腾死了！”嫂子唠叨着。

杨明山起身往外走，母亲担心地问：“孩子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去见见赵区长。”

母亲惊恐地说：“能行？千万别再惹出祸来呀！”

太阳被一片乌云遮没，秋风吹着落叶满街飞舞。杨明山走进了村公所，一眼就看到了赵区长，他比过去更胖了，两只细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。赵区长看见杨明山，一楞，随即满脸堆笑地迎上来握手，亲热地说：“哎呀，我的老弟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到区上玩？”

“昨晚回来的，本想一两天内去看你，想不到你今天来了，真是巧得很！”

“那可使不得。老弟回乡真是好极了！国难当头，抗日救国，人人有责，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大好时机，老弟一定大有作为。”赵区长一边让杨明山坐，一边热情地指挥随身带的士兵倒茶，那亲密无间的神情，比名演员演得都出色。杨明山早已听说，那赵区长是县长的红人，处世应酬作恶的本领确实提高